

5752/8181 De

CHINESE - JAPANES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4

8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

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為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

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

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凶

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

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為重立他為山寨之主好麼衆

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

立義正六
亦是照著
高保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洪泉多頭
領聚義便
一洗王倫
之俠埃才
難得人心

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王倫為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婁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廣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箇籠鹵匹夫不過亦○不○例○果○子○ 有○才○子○智○術○的○作○賊○亦○辦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

都以濟世
為志所以
只尋常緣
求中人不

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代、舜、便、步、仕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惟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本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

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箇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宋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立

不與私劫
不同

在兩下晁蓋道你等眾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眾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難頭林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眾小頭目并眾多小嘍囉當下惟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眾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眾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准備迎敵

便有條理

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殿殺好做提備
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
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為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德安頓
眾老小上
生出情來
補前案
妙法

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
山。慕。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
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
三。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跳。跄。過。了。流。落。東。京。不。知
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

快寫書便教人上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
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箇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
不過兩箇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
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
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日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
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隣里亦是如此說
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
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
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眾頭領
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

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在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

西迎項羽三千博

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木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

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盧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四箇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迤邐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

把手內鎗撻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賞
那三隻船前面走皆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
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
趕趕不過二二三里水港黃安皆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
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
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平小
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
上各有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
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
射將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

在報子口
內了却
路殺洪

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
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礮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眾官
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眾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
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
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見逕來
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眾
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眾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
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箇
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
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

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
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
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
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
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箇箇都撲通的跳
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
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
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
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
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

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
十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
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
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
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在上取過金銀段
疋賞了小喽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
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
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
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
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

備中
所有妙

水滸傳
上、已、經、說、了、又、經、一、句、妙
猪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
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証

堪笑王倫妄自矜 庸才大任豈能勝

一從火併歸新主 會見梁山事業新

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
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
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
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
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
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橈又留客在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

和入放水
的人有此
平心可
嘍囉是忠
殺之根本

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
了見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
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
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見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
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中飲
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
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
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
都撒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竝不曾傷害他一箇晁
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

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見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飯箕掌枱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絲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

取有筆畫

分金以結其心回驗

盜身

砍柴亦有用處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見蓋

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張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蔭以此得來見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

於見蓋見存心於吳用見作略但不可少

盜賊寨中
尚少不得
種種經濟
活區區
下章

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割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龐安，必用一箇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眾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坐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空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

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

善狀一等
無用官員
的光景

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在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準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

押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刼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箇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

有理有情
公私俱盡

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日前因來山東投恁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間婆

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間婆起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箇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爺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

子遊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固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閻婆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不愛他有幾箇上行

是處客
何

前妻借始
未足王婆
敘訴一番
貧女思奇
報答情事
問婆自說
一番此處
若再作問
婆勸諸使
竟然頓令
只解一句
豈是實主

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攬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箇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正是

輕事收心之法

花容嫵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彎新月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籠無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離御苑藥珠

仙子下塵寰

語到

又是一句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米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歌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為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

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五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曾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當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滙那張三亦是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見只做出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箇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

眉來眼去
言來語去
此事已盡

頓頓引說
親切交若
得古文筆
用

亦且這張三、又是箇慣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有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裏、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正
犯着這條款、閻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箇搭上了、拉無
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
他、全不覺愧他、些箇這宋江是箇好漢、不以這女色為念、
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
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
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
何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

門便了、自此有幾箇月不去、閻婆惜使人來請宋江、只推
事故不上門去、正是

花娘有意隨流水
義士無心戀落花
婆愛錢財娘愛俏
一般行貨兩家茶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
坐定喫茶、只見一箇大漢頭帶白范陽壇笠、兒身穿一領
黑綠羅襖、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
背着一箇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
那縣裏宋江見了這箇大漢、走得蹣跚、慌忙起身、趕出茶
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

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畧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
曾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
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
道這箇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
見那漢去路邊一箇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箇押司
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
面前唱箇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
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
小巷那漢道這箇酒店裏好說話兩箇上到酒樓揀箇僻
淨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卓子底小

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
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箇有
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
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
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没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
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
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
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
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
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

箇共是十一箇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卓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

門七箇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月來江家中頗有此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却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你。正况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草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做表孝順之心。

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
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
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
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
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見宋江如
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更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
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
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
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等
劉唐背上包裹拿了甘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
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
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
要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明拽開脚步
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
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
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到去落
了草道如此大弄轉不過兩箇彎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
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正是閻
婆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
畢竟宋江怎地發付閻婆且聽下回分解

評 梁山泊用兵彷彿孫吳更妙在三阮水戰又是孫吳所不及。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一回下
唯能讀
前日書
上不惟能
書心上目
并書意外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却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箇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頓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箇明日

准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押宋江衣袖扯住了發
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箇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
外人說的閒是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箇張玉我女
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
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悞
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
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
箇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
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
這等兩箇厮跟着來到門前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人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
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乘的
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掣在身
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
牀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
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
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口裏喃喃的罵這這短命
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箇耳刮子着我也似跑下樓來

巧趣天生

世居屋
蘇其來花

就稿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
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
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
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裏
多遠他不會來他又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
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
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
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
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上樓去原來是一
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卓幾後半間鋪着卧房

布景後看
人一一如
見

貼裏安一張三面裱花的牀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

紅羅帳帳側首放箇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卓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箱兩箇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掛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土朝着牀邊坐了閻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闌時恰在家

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撩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

我又不曾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

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燥，你兩箇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

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箇燈籠，裏見成燒着一鍋野湯，再換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昏牛鏝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盞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隻筯，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卓子上。看宋江時，只低著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地。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

都先用解
法 出處
宴

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箇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作「莫」，說「少」，各「申」。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卓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聞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

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破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盪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堪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斃了大半。斃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個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箇男子漢，只得裝

把面前背
後口頭心
裏的情事
細細寫出

只添弄器
子三字在
多少描畫

追退不得
下常軍必
就接飾哥
今更開與
由婆貴處
字兩段文
字便有多
必情翻

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要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
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係我指望
老娘一似間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
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嚼正在那裏張
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有詩為証

只要孤老不出門
花言巧語弄精魂

幾多聰慧遭他陷
死後應須拔舌根

却有郵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
街上只是挈閒常常當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
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

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逡到下處尋
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十兒道我喉急
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
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
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
張三兩箇打得火理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敢也
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見
纏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

挈兩碗酒喫一逡迤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
入到胡梯邊聽的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

水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箇都低着
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因只顧嘈
唐牛兒閃將入來看著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
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
兒是箇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
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要好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
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聞
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
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
身卡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

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

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爺這早晚知縣白回衙去

○着○此○句○情○語○妙○甚○

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

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直箇是知縣相

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

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

你發科你倒不攙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

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

劈頸子只一叉浪浪踉踉直從房裏叉下樓來唐牛兒道

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

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
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
連打兩掌直擲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撒放門背後
却把兩扇門關上拳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
這兩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
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
果了你 nicht 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
江道押司沒事係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裏去搪酒喫
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卧也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
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

好
賊道不休

到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
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倚着你兩箇多時不見
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
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
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
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
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
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
于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
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

論後述
理事出明
通如無問
文字

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
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
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喫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
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前時來至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要
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保我老娘倒
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
身上便有刀劍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
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他也不保你常言道佳人
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公明是箇勇烈大丈夫
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見百依

百隨輕憐重惜賣能迎姪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些日戀宋
江當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
却似等泥乾撈入廟看看天色夜深聽聞月上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牕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
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

搗起畫簷間叮嚀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上閃爍清
燈偏照閨人長歎貪淫妓女心如火仗義英雄氣似虹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歎口氣約莫也
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紐
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

係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小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上，脫去了絲鞋淨鞵，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推倒五更。宋江起來，面桶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念那口氣，便

下樓來，聞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道：「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念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逃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不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筵上坐了。」那老子濃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

材不會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會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盡時我却又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覷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如何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于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一旦得甚

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進回閻婆家裏來正是

合是英雄有事來
已知着愛皆冤對

天教遺失篋中財
豈料耐恩是禍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保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子，子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厮乞，嚙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使用手去一捉，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

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卓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

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

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

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

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惜

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

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

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

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

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

此後從生
處漸漸大
話漸漸相
激一絲不

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
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
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
一逕逶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鸞帶刀
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緊緊地靠了牀裏壁
只做齁齁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子上取時
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气把手去搖
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
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
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

麼婆惜紐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
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
忘了在你脚後小欄干上這裏又没人來只是你收得婆
惜道你还你不见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
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
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
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
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
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
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及

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與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隣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

應、作、第、一

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小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同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猫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

不將猫兒

與閻羅王

一語接公

人具錢句

并說去

善於行文

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眼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納得任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箇不還

一番交口
竟見如聞

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箇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在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裏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

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
顆頭伶伶竹竹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
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
橫席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從來美興一時休
此日嬌容堪戀否

可作行淫
骨圖勒
世

宋江一時怒起殺了鬪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
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
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
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遶上

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鬪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
麼鬪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
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
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
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
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二世也不走隨你要怎
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
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
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鬪婆
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

婆子智
子毒

分拾與棺
材今即從
棺材上生
出波瀾并
速三郎亦
不是死貨
用意俱妙

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作
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
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殮舍
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
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
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
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箇
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
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在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
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

任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
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
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為人最好
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
手拿他又信這婆子說有詩為証

好人有難皆怜惜
奸惡無灾盡詫憎
可見生平須自檢
臨時情義始堪憑

正在那裏沒箇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
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在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
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在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

如此忙處亦點綴不落

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
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紐在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
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
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
箇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閻裏一
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去結紐在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
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
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
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
閻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

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
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
聽下回分解

評 翻手爲雲覆手雨比刀頭上血情更毒牛兒到處
着冷眼可謂緩急有用人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

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
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
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搥碗酒喫被這閻婆又小
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紐宋押司
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
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
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
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
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
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

地廂里正鄰佑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
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
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
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
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
竝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
你有于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搥碗酒喫知縣道
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
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
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

是奸意亦
是偏心但

非有所利
勝友面無
情者萬倍

張夕遠是
執法然有
明為便成
弄法可見
世間形迹
議論極是
的還須勤
心土

在牢裏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禾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咬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據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

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一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苦

死不肯做冤家，眾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眾人，賚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眾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

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此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此却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

來有詩爲証

不關心事總由他
爲惜如花婆惜死

路上何人怨折花
倘冤家做惡冤家

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迤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由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秦帖勾人難憑

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仝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仝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仝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

箇箇左開
着着詳慎

可見酒中
言不隱輕
說又可見
好弟兄前
不可不說

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
朱仝喫那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問
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
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上面放著三世佛佛堂內有
片地板蓋著土面設著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
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
橫兩箇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入也有覬兄長之
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
王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
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

提出三篇
後周流遍
又此文字
有筆繼處
然又插入
武松與宋
江參牙影
見不一直
說去此又
文字右錯

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
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
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
江定遭縲紲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
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
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小廣花榮處三者
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
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
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
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

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仝道
 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一路朱江謝了朱
 仝再入地窖子去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
 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
 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
 仝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道話以定
 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仝雷橫叫攏土兵
 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眾人朱仝道休要
 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
 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

兩邊說話
 當面肚裏
 鬼鬼道道

在莊裏宋江那厮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凡兄有
 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
 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
 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求便
 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
 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箇
 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仝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
 疑朱仝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
 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眾
 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仝雷橫堅執不受

對醒人做

死處周全
不買費財
更有如此

把來散與眾人四十箇士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未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而申呈木府一而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眾人而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仝自換些錢

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土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箇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故來兇身在逃春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于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為証

一身狼狽為煙花

地窖藏身亦可拿

臨別叮嚀好趨避

髯公端不愧朱家

且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

此是一部
書的大題
白物爲指
出真作開
話看過

好。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
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
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
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
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
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
番不是朱仝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
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
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央他上。
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

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
那裏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
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滌罷。喫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
戴着白范陽瓊笠兒。上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絲。
下面纏腳絀襪。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
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太公分。
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
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懸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
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
村。兩箇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諳秋滋味

出門後
尚是未
方見公
道倪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抄

迤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

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會拜

識何不只去投迤他人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

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迤他

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

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

話有趣

中免不得登出涉水過府衝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

有兩件事免不得喫癩碗睡死人林且把聞話提過只說

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

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

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

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

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

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

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

名只怨悵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

落撒到前
便人見愛
發之至

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齊整。但見

前迎潤港後靠高峯。數千株槐柳成林。三五處廳堂待客。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鷺鴨成羣。飲饌豪華。賽過那孟嘗食客。田園主管不數他。程鄭家。儻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孫閒。

當下莊客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箇伴。

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大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兒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

難得
用笑慰真
道者此只
不備謂欲

皆須知
合意能
是則只
亦車情
如此者
致漏言

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進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

情事都從
絕處生出
來却無一
些做作之
意，此文奇
承接入妙
處

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并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再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前廊下來，俄延是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趨了，只顧踏云，那廊下有一箇

愛客的尚
有此等流
弊况其他
于須知此
處要顯得
宋江身盤
有頭有尾
有始有終

的柴大官
人也讓一
頭

少些兒另
為句又是
一音

有頭有尾
有始有終
八箇字說
大丈夫不
青意氣妙
又刺着柴
大官人與
前語應
承接無痕
妙甚

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鐵火在那裏向宋江
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趾在火鐵柄上把那火鐵裏炭火
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
將起來把宋江劈曾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
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
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
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會相待的厚如今却聽
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子目好花無百日紅却
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
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

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趾了火鐵的事說一
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
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
漢你認的宋押司不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的江湖上久聞
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
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
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語情緊接前客一官一恨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
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
麼那漢道我可知要見他哩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萬
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

看至此傳
人喜極欲
淚

宋公明那漢道真箇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是夢裏麼。與兄長相見未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美鬚公義重外山。百計為公明商量躲避之策實是情至若縣尹一片肝腸如雪如雲可謂賢甚。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崗武松打虎

留賓者一
郡此此一
人可標
曰蓋在
入我

話說宋江因釀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蹠了火鋏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間一年矣。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

今日却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是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講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胸脯橫潤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王真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遞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會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趾了鐵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廚面殺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

武松

用清一番

才解疎矣

武松

方有音味

此文字安

頓法

摩搥酒
桂病一齊
都好可見
知已友朋

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
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疋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
做三人的稱體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
松初來投逶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
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
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
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
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
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
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

正是高聲

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
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
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
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柴進
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箇白范
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桿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
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
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
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
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

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
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
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客我再行幾步
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
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
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
搬來擺在卓子上三箇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
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
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
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

恰好該在
此時若
在柴進家
結義便有
疑矣

情重事真
絕妙送行
詩料

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
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
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
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
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
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
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
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
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
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

又尋思一番有餘情餘味妙妙

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一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

上聲

好招牌名色

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文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喫了

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

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扶的你。任武松荅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來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五碗。縛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會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梢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

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
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
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
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
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多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
夥成隊于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甲酉戌亥六
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
早晚正是未未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白
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的二二十人
一齊好過岡于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

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
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
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真
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
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唬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
是一片好心反故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
便自行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過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裏主人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這武松提了哨棒

此一段寫
得形聲俱
出

未便出榜
文寫半其
真行文亦

大着步自過早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
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
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
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勿請自悞武松
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
宿歇我却怕甚麼烏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
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
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
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那
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
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
人等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
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
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
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
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檀笠兒背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
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
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

照時節亦
有意致

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
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
膛前袒開浪浪蹌蹌直逶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
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
一陣狂風來古人有四句詩單道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樹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
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弔睛白額大蟲來武
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

東坡題畫
雁詩野雁
見人時未
起意先改
君從何處
看此無
人態今虎
食人法安
得如此分
明可謂格
物

手裏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
畧按一按和身擎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
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
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
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
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箇霹靂振得那
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
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
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着再吼了
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

不便打着
大蟲放寬
一步愈看
急一步又
政要開除
哨法顯出
徒手的手
段

一幅打虎
圖古虎活
人俱在眼
前

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發發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

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堆却似攔着一箇錦布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觸目晚霞樹林藪

侵入冷霧彌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麋鹿之屬皆奔忙

清河壯士酒未醒

岡頭獨坐忙相迎

上下尋人虎饑渴

一揪一撲何猙獰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往迎虎如巖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猩紅染

腥風血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奄

近看千鈞勢有餘

遠觀八面威風歛

身橫野草錦斑銷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

須知說沒氣力處該是形容有氣力

是虎是人後知不知是人思思

打得那大蟲動揮不得諫得只癢沉自氣喘武松放了手
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槌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
棒槌又打了一回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
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
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
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
來時却怎地鬪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干去明早却來理會
就石頭邊尋了韃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
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來武
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箇大蟲於黑影裏直立

從獵戶口裏說一番驚駭的話更見打虎之雄

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箇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
拼在身上那兩箇人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又見了武松
喫一驚道你那人喫了獠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
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
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箇人道我
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箇獵戶失
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
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
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
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

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
捕獵和十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
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
兩箇喫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
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
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箇獵戶聽得痴呆了
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
跡兩箇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
遍兩箇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龍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
十箇鄉夫都擎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龍來武松問道他

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箇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箇人都在面前兩箇獵戶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裏五七箇鄉夫自把大蟲縛了墮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關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迤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

睡後一具
先景景以
漸進意寫
甚細

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是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衆十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打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迺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羝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

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眾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床上。衆鄉村上戶都把段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打在前面，掛着花紅段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

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開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開開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箇漢，怎地打的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轆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

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這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

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主管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顧頭來看了叫聲阿呀你如何却在這裏不是武松見了這箇人有分教陽穀縣裏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柴王係一味招延豪傑而座上亦無俗容是孟嘗君反遜一籌矣○武松視虎如蟻後來梁山一劫好漢視童蔡輩爲虎而冠者也所以急欲以景陽

幾。舉。與。之。

...



...

